

安庆北郊的杨桥镇,呈半山环半水之势。山是龙山,水是凤水。

龙山由余墩起,向东北方向蜿蜒,最终抵梅林、螺山、花山、鲍冲湖,且以凤凰展尾之扇形,止于枞阳境界。

凤水顺延山势,仍由西南起、东北止,切石塘湖、破罡湖水面近半,丰富了杨桥山水内涵,亦给杨桥增添风情。

介于山水之间那些平缓地带,以“湾”而称,南北走向的便是大龙湾,西东走向的是小龙湾。大龙湾界于两桥之间,其南是界河桥,中心点则是石塘嘴,其北止于杨桥。杨桥再往东北,就是与大龙湾相对应的小龙湾了。

清代状元龙汝言生于小龙湾。家乡的山水孕育了他的才情,也孕育了他的诗情。对于家乡,他始终充满深深感激之情。这一点,从他专门为大龙湾与小龙湾撰写的对联中可以看出。其大龙湾联曰:信步江湾,纵观石树龙山绿柳红桃总惹骚人诗兴发;漫游湖畔,最爱青莲碧水朝阳晚棹频添墨客画情浓。其小龙湾联曰:杨柳青垂君子谷,杏花红上女儿山。

联句中“江湾”“石树”“君子谷”“女儿山”等大、小龙湾之间的地名嵌入其中,再以“惹骚人诗兴”“添墨客画情”而升华,良苦用心可见一斑。

民国初年,毕业于安徽陆军高等测绘学堂、后任安徽测量局院西测量队队长的周悦侨,也专门为大龙湾与

近日,我在整理怀宁县总工会志书材料时发现了一份档案:1960年代初全县精简职工5100人。它一下子颠覆了我多年来一直被纠缠着的一些观念,包括怨恨,让我不得不重新审视,可问题是已无法帮助父母改变什么了。

父亲要是被开除的而不是被除名的,那就好了。这是全家人、包括父亲在1980年代共同的想法。母亲认为,除名就是开除。为了给父亲讨一个被单位开除的“资格”,母亲坚持长达十年的努力,不断地跑县城申诉,四乡八邻寻找当年父亲的领导与同事,证明父亲是被开除的。

清晚期至民国,小镇居民多以开杂货店、做手艺为业,1950年代国家搞“合作化”,成立供销合作社与手工业联社等,父亲把商品架、量器、储物器等等物件全都交公,成为一名供销社营业员。我小时候听母亲说,父亲在单位受到歧视和排挤,营业员没干多久,就被安排到食堂挑水,饲养厂养猪。父亲身体不好,一生病或者工作稍有差错,就挨骂被批。最后,父亲被单位除名了。在那个劳动力受束缚、工作难找

的年代,父亲失业后,只得投靠我母亲的娘家渔村生活。父亲一生历经诸多苦难,干过不少艰难的营生,当过渔民、收过破烂、下放农村十年……最后二十年,一边谋生,一边燃起一生最



◆ 安庆地理

诗意大龙湾

曹金如



潮水 李昊天 摄

小龙湾作过诗,题目就是《大小龙湾》,诗首有注:“大龙山东麓为大龙湾,小龙山东麓为小龙湾,均桐境,过河界属怀宁。”诗为四句:“二龙起伏气绵延,南出龙眠别有天。灵秀不专桐国有,界河桥畔不涓涓。”诗毕兴未尽,又在后面特别强调“南乡风景以

此为佳”。

生于诗礼之家的桐城诗人方守彝,光绪末年居安庆,大龙湾与小龙湾既是他每年必行的踏青之地,也是他笔下记述的重要内容。他在《方晴庵观察三丈扶病招游大龙湾,遂过丈人先垄,偕陈昔凡、邓绳

◆ 流年碎影

跑“开除”

何诚斌

大的梦想——能够像那些被单位开除的人一样,办理退休手续,领一份退休金,从而老而无忧。

父亲见人说不了三句话,这事只得由我母亲去跑。母亲搭班车到县城找到供销总社领导,将报告呈上去。可是报告压了一份又一份,事情拖了一年又一年也没解决。母亲的泪水打动了人。每次母亲回家后,我们就围上去问怎么样。母亲说,还得研究。漫长的等待,没有消息,母亲用卖鸡蛋积攒下的钱做路费再跑县城,向领导苦苦哀求,希望尽快研究。领导说,已经研究了,你家男人没犯什么政治错误,不存在平反问题。母亲说,他受到了他父亲和哥哥的牵连。领导说,没有这方面的材料,不好办。于是,母亲开始寻找父亲以前的老同事老领导证明父亲曾受过迫害和牵连,可不少领导同事已不在世了,活着的人有的忌讳谈过去,有的迁出本县,找不到其人了。为了找到能够出具证明的人,母亲花了很大气力,跑了很多路。后来,母亲终于找到一个愿意证明的人。县供销社王主任看到证明材料后,说可以解决问题了,不过要走流程,不要急。

怎么不急呢?本镇戴“帽子”的人纷纷平反、重返工作岗位,本系统那些被开除公职的人也都回单位上班,或办理了退休手续。母亲半个月后又跑县城,得到的答复是快了,马上解决。有一天,我家对面的谢老四(镇供销社会计)跑来对我母

亲说,总社的王主任来检查工作。得到这一信息,我母亲急忙到路上拦住了王主任,请求他尽快解决我父亲的工作问题。王主任答应回去就办。可是,就在父母兴奋地等待之时,听到了一个不幸的消息,王主任突发脑出血,去世了。

去县城每天只有一趟班车,往返一次要一整天时间,母亲晕车,每次回来,像生了病一样,难受一两天。尽管如此,母亲没有放弃,她对我们说,要是父亲退休办下来,每个月可以领到六十多块钱,那么家境就好多了。王主任去世后不久,母亲再到县城。接班的领导听了母亲的陈述,说他一点也不清楚这件事,待了解之后再做答复。母亲只得回家,脾气变得暴躁,动辄骂人,尤其喜欢跟父亲吵,骂父亲老实、无用。父亲忍受着,委屈着。他决定自己去跑县城,可被母亲拦住了。母亲说,人家随便几句话就会让你哑口无言,还是我去吧。

新上任的领导看了报告后对我母亲说材料不全,得有两个人证明是“开除”的。母亲回来后,又去找证明人。有的人烦了,不再理睬,并且又有老同事离开了人世。等母亲把另一个证明人找到,材料弄齐,恰逢供销社人事变动,领导调走,来了一个年轻的新领导。他认为事情既然拖得这么久,一定是不符合恢复公职的条件,劝我母亲不要再来找了,并说现在供销社负担重,日子越来越不好

侯》其一中写道:“白际明湖绿际山,春光平野水田间。烟中叱犊村村急,舸影浮鸥泛泛闲。蜜树方塘喧鸟语,修篁老屋隐溪湾。夜床无寐听疏雨,知有流云塞去关。”

与诗人同行的方晴庵、陈昔凡、邓绳侯,也是安庆鼎鼎大名的文化人。方晴庵早年随李鸿章征战,后在东北为官,曾任吉林机器制造局务、哈尔滨铁路局会办兼总理事,后又补授吉林分巡道。陈昔凡是中国共产党创始人陈独秀嗣父,清光绪元年(1875)中举,先后任怀德、柳河等县知县,后代理新民府知府。陈昔凡也是晚清安庆书画名家。邓绳侯是两弹元勋邓稼先祖父,曾为安徽公学监督,民国安徽政府成立后,被推任为教育司司长。四大文人同游大龙湾,自然免不了吟上几首诗,作上几幅画,可惜目前只有方守彝流传下来一首。

另有一位叫祝祺的诗人,做过一首《寄刘超宗深庄》,诗中写道:“幽人家住大龙山,日写烟云笔墨间。好景烦君赠图我,石塘春雨杏花湾。”写大龙湾不写“大龙湾”,以“杏花湾”而替代,看似突兀,其实有他的道理,因为明至清至民国初年,大龙湾在安庆人心中就是一湾杏花。1915年刊印的《怀宁县志》,列出“怀宁十二景”,其中之一“杏村春色”,指的就是春来一山红的大龙湾杏花。

这便是有着浓浓诗意的大龙湾与小龙湾。

过。母亲没有妥协。领导很干脆地说,办退休不符合政策,必须是开除公职的人,无论怎么开除的都行,哪怕是因打架开除的。如果是受领导排挤,骂了领导、打了领导,被开除,那么现在办理起来就容易了。

母亲十分气愤,变得神经质,三天两头骂父亲。我每次回家,走在老街口就紧张不安,生怕父母在吵架。脚步很慢,还是听到了母亲歇斯底里的叫骂声。父亲大多时候默默忍受,偶尔回怼,招来更严重的后果。父亲只得选择逃避,批发油盐酱醋、针头线脑等日杂用品,挑到镇外穿村走巷零售,早出晚归。遇到雨天,他出不了门,待在家里,打着瞌睡,耳畔是母亲的埋怨。我一度恨母亲,但多年后理解了她,甚至比给予父亲的理解还要多。

母亲在世最后几年,为了解决父亲“被除名等于被开除”这一事关退休金而不涉及名节的事情,明知希望渺茫,还是隔几个月就跑一趟县城。这期间,县供销社领导知道了我家有“海外关系”,当我母亲再次递上报告,要求解决父亲的退休问题时,对方反而向她请求道,去跟你家海外亲戚说,让他向我们供销社投资,这件事若办成了,老何的退休问题一定解决。母亲转身就走!这是母亲最后一次跑“开除”,从此再没去过县城了。

父母晚年盼望海外亲人回乡团聚,最后愿望实现了。现在,我手执文件档案,不知道当年供销社领导是否让我母亲看过这份全县精简职工的文件?母亲要是看过文件,她会说什么呢?被精简的职工中,多少是开除的?多少是除名的?这些已经成为历史。文件头上没有“永久”二字的章印,它终将湮灭于浩如烟海的档案中。